

烽火艺程

吴冠中
李 浴
李霖灿
等 著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校友回忆录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HINA ACADEMY OF ART

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周年纪念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烽火艺程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

吴冠中 李 浴 李霖灿 等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国·杭州

- 策 划 吕国璋 黎 力 冯 炎
- 编 委 会 叶文西 孙鼎铭 吴 凡 吴 旻
- 何志生 何燕明 单小璜 周少敏
- 金尚义 茹柏甫 郑 朝 施德芳
- 黄兆锟 裘 堂 黎 力
- 常务编委 黎 力 孙鼎铭 郑 朝 金尚义
- 施德芳
- 主 编 黎 力
- 副 主 编 郑 朝 裘 堂 施德芳

- 责任编辑 沈 珉
- 封面设计 一 鸣
- 责任校对 石同兴

烽 火 艺 程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

吴冠中	李 浴	李霖灿	等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
杭州之江印刷厂			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			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75	
印数：0001-2200		字数：340 千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19-640-5/J-584 定价：34.50 元			

序

肖 峰

《烽火艺程》一书，汇集了我院国立艺专时期校友撰写的回忆录。它所写内容大都是校友在民族危亡之际，烽火岁月之中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感，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本书是献给母校 70 诞辰的一份厚礼。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 月底，在林风眠校长的率领下，艺专师生辞别了西湖，开始了流亡生涯。他们辗转于浙、赣、湘、黔、滇、川 6 省，搬迁 10 次，行程万里，5 易校长，耗资约 35 亿国币，历时 9 年。师生受尽日寇侵袭、颠沛流离之苦，有的师生不幸死于流亡途中。所受的灾难之深，祸害之大，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实属罕见。

但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艺术家先后来校任教和工作，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艺术教育事业而献身，光照后人。校长有林风眠、滕固、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等。教务长（主任）有李有行、傅雷、夏昌世、方干民、李剑晨、蒋仁、丰子恺、谢海燕、吴弗之、柳亚藩等。中国画教师有诸闻韵、黄君璧、黎雄才、傅抱石、张书旂、李可染、潘韵、诸乐三、郑午昌、黄宾虹等。西画教师有吴大羽、李超士、常书鸿、秦宣夫、李瑞年、丁衍镛、吴作人、胡善余、吕霞光、朱德群、倪貽

德、关良、赵无极、庄子曼等。雕塑老师有刘开渠、王子云、王临乙、萧传玖、曾竹韶、程曼权、周轻鼎等。图案教师有雷圭元、庞薰琹、沈福文、谭罔同、邓白、柴扉等。

国立艺专师生在战火的洗礼中，在思想、生活、艺术上都得到了磨炼、提高和升华。师生们在流亡的行列里，目睹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疲于奔命和敌机轰炸、尸横遍野的惨状；耳闻敌人在沦陷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行，感受到国破家亡的悲愤，从而激发起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师生们在流亡中组织抗日宣传队，一路画宣传画、刷标语、演出抗日的歌曲和戏剧，他们把抗日艺术的种子播撒到祖国的西陲！不仅如此，他们有的还参加了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有的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如王曼硕、彦涵、罗工柳等。他们这种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精神已成为我院的光荣传统。

全面抗日的烽火，也迫使师生离开了艺术的“象牙之塔”，走向民间，走向社会，从而树立起自己的正确艺术观。他们到农村、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与民众患难与共，在思想感情上接近起来。他们改变了过去只重基本练习的倾向，开始大量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同时沿途所见的印花蓝布、湘绣、蜡染、漆器、陶瓷这些富有民族民间特色的艺术品也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大家竞相收藏和学习。庞薰琹、雷圭元、沈福文等教授还作了一些研究和改革的工作。又有一些师生对古代文物十分倾心，先有王子云教授率领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西北诸省进行考察，继而常书鸿教授奔赴荒漠，成为著名的敦煌艺术保护神，后去的学生段文杰、李承仙等也成为著名的敦煌艺术的保护者和研究者。这一切对我院以后能形成优良学风也至关重要。

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生活，也锻炼了师生克服困难、自强不息的意志。当时的学生大部分来自沦陷区，无经济来源，只靠政府微薄的“贷金”勉强维持生活。许多同学衣衫褴褛，常年穿草

鞋。食物困苦，吃的只是包菜、泡菜和夹杂着砂石的“公粮”。尤其是学习用品十分匮乏。难得买到一张进口素描纸，正面画、反面画，反复使用。油画颜料贵如天价，许多学生到毕业也只画一两幅油画。国画系学生比较好，可以采用内地的各种土纸代替宣纸，借以驰骋笔墨。虽然学生的学习条件如此艰苦恶劣，但是同学之间心地坦诚，患难相共，团结友爱。

抗日战争胜利，国立艺专师生于1946年秋回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师生庆幸从此可以在艺术的天地中遨游，不料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特务横行，学生又被迫走向街头，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民主运动。1949年春天，国立艺专师生终于在隆隆的炮声中迎了解放的红旗！

国立艺专在烽火岁月中的艺术历程，是那个时代中国艺术教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在这个严峻的历史时期，国立艺专经受了各种锻炼，培养了一批热爱祖国、有理想、生活经历丰富、富于创造精神的艺术家。其中有董希文、李霖灿、李浴、阮璞、彦涵、罗工柳、赵无极、朱德群、高冠华、吴冠中、费曼尔、张权、乌密风、段文杰、傅天仇、徐坚白、苏天赐、陈道坦、张文俊、吴凡、华夏、席德进等。

中国美术学院这一段烽火中的校史，值得我们回忆，并借此激励自己、教育后人，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目 录

序	肖 峰 (1)
1. 出了象牙之塔	吴冠中 (1)
2. 难忘的 1938 年	李 浴 (9)
3. 风风雨雨的国立艺专	朱 膺 (瑞序) 闵希文 (17)
4. 从《血手》说起	吴季鑫 (21)
5. 抗战时期的国立艺专	谭雪生 徐坚白 (27)
6. 滕固老师的生平恨事	阮 璞 (33)
7. 吕凤子和国立艺专	王石城 (40)
8. 吕凤子先生的创作历程 ——读《吕凤子画鉴》有感	郝石林 方正晖 (44)
9. 缅怀恩师潘天寿先生	郝石林 (48)
10. 忆母校 4 位校长: 林风眠、滕固、吕凤子、陈之佛	乌密风 (56)
11. 我和开渠在抗日流亡中	程丽娜 (61)
12. 德高·艺高 ——缅怀方干民大师	刘彦涵 (宝森) (65)
13. 缅怀先师傅抱石	郝石林 (68)
14. 黑院墙·京剧·笑声 ——忆父亲丰子恺	丰一吟 (75)
15. 海燕先生谈艺专往事	曹增明 (79)
16. 忆名师	叶文西 (文熹) (84)
17. 李可染与邹佩珠	李 晔 (89)
18. 烽烟初起	洪士钰 (92)
19. 张权的价值	吴季鑫 (94)
20. 忆邱玺	张玫白 (98)
21. 玉龙白雪故人情	

——忆李晨岚	李霖灿 (100)
22. 痛忆英年早逝的董希文	朱 膺 (110)
23. 旅法著名抽象画家朱德群	闵希文 (113)
24. 老友希文的人格与画格	刘依闻 (117)
25. 我们青年时代的朋友	
——抽象派大画家赵无极	
..... 庄华岳 丁天缺 (善庠) (121)	
26. 一幅风俗画——安江村 (外两章)	闵叔骞 (127)
27. 徒步入黔目击记	杨云龙 (131)
28. 忆迁黔途中二三事	唐冠芳 张玫白 (135)
29. 松林岗	王 辰 (139)
30. 名师·游泳·吃蛇肉	李承仙 (144)
31. “吴道子”	
——记同学吴因明君	姜仿田 (149)
32. 我读雕塑研究生	陈禾衣 (151)
33. 借别人的名字读艺专	陈方既 (泽浦) (155)
34. 磐溪学艺	傅天仇 (158)
35. 抗战初期在艺专的木刻运动	韩秀石 (161)
36. 记国立艺专“木刻研究会”	施德芳 (164)
36. 巴山蜀水 魂牵梦绕	陈道坦 (167)
37. 情系磐溪	唐友于 (170)
39. 磐溪断片	姜 今 (173)
40. 依稀梦中回磐溪	梅先芬 (180)
41. 重庆学艺 3 题	孙鼎铭 (183)
42. 为黎庆珍同学祷告	张友明 (佑明) (189)
43. 薄雾中的黑院墙	周 车 (193)
44. 初到磐溪	徐焕如 (195)
45. 难忘的《嘉陵江》	
——在 1942 年秋至 1945 年夏的日子里	

- 徐 帆 (仁德) (198)
46. 走向中原
—— 中原解放区纪行
..... 朱石基 (执笔) 张一弓 (振钧) (200)
47. 奔向敦煌 李承仙 (205)
48. 50 年前的速写
—— 采自黑院墙、外西湖 孙鼎铭辑 (209)
49. 抗日时期艺专中共地下党的活动
..... 陈 明 李 枫 (玄剑) 黄 冈 杨道敏 (217)
50. 一群艺术学生的战斗历程 张文俊 (223)
51. 顺应历史潮流服务人民大众
—— 回顾艺专学生运动 邓永涛 (泳涛) (228)
52. 八千里路云和月
—— 由重庆复员回杭州沿途杂记 ... 刘 江 (佛庵) (237)
53. 王泽汉轶事 刘祖植 (245)
54. 晴天乌云
—— 记“倒潘风潮”兼怀潘天寿老师
..... 咸维新 冯 炎 (声炎) (248)
55. 自由艺术的沃土 蓝 铁 (仲民) (252)
56. 怀关良师 霍 明 (明谦) (257)
57. 回忆在吴大羽工作室学习的两年 刘 江 (260)
58. 乐三先生治印之道 诸 涵 (265)
59. 向诸乐三恩师学艺 郭子美 (267)
60. 在那战斗着的也是愉快的日子里 蔡 仪 (271)
61. 怀念倪貽德老师 朱 丹 (张光) (273)
62. 西湖艺术研究所 何志生 (276)
63. 忆李师超士 杨光涛 (278)
64. 在葑之先生门下 张岳健 (280)
65. 师恩如山 周觉钧 (286)

66. 心中的楷模郑午昌教授 刘祖植 (289)
67. 忆恩师程曼叔 杨成寅 (291)
68. 周轻鼎教授三四事 张季友 李宇翔 徐 帆 (293)
69. 春风化雨
——忆关良、黄宾虹、赵无极 3 师 郑 鹏 (296)
70. 孤山的图案情结 罗无逸 (299)
71. 我在艺专求学的风风雨雨 周觉钧 (305)
72. 一本同学录 沧桑五十年 邱 陵 (310)
73. 早年席德进印象 翁祖亮 (314)
74. 怀亡友南极 (健锋)、楚明、伏雨 何志生 (317)
75. 艺苑散记 李正青 邓冠云 张炳清
李 翔(根翔) 周 野(永忠) 彭智敏
白 凡(冯启唐)徐 坚(岳需) 钱景长 (323)
76. 盼祖国统一 望游子回归 何正慈 (333)
77. 自杜甫草堂寄出的信 郭世欣(勋) (335)
78. 丹青学府 粉墨生涯 李瑞玉 (339)
79. “水手合唱团”始末 周和正 薛天申 单小璜 (343)
80. 我曾粉墨登台 方 悟(丕琅) (351)
81. 潘英乔与《哑子背疯》 裘 堂(燮堂) (354)
82. 忆“牵牛花诗社” 郑 朝(福朝) (358)
83. 热血铸诗魂
——高停云 12 年祭 蓝 铁 (362)
84. 记《艺专旬报》 萧 方(传经) (368)
85. 我演《猴戏》 黎 力(英寿) (370)
86. 忆音乐欣赏会 沈海驹 (372)
87. 风雨三载 茹白甫 (374)
88. 辛酸忆工读 林 湘(希香) (379)
89. 艺专一年级生 吴 旻(淑辉) (384)
90. 风淡云闲忆华年 游 赛(剑美) (389)

91. 她把心留在了祖国	
——记恩菊	茅君瑶 (392)
92. 照胆台与苏白二公祠	
——寻觅凤孤山国立艺术旧址	郑 朝 金尚义 (396)
93. “民主”与“民王”(外两章)	陆伯宇 (佩芳) (399)
94. 难忘的民主学生运动	黄兆锟 (404)
95. 岳王庙后的宣誓	赵晚珍 (406)
96. 狱中 130 天	李伏雨 (409)
97. 团结战斗迎解放	叶仲青 杨作友 吕国璋 (414)
98. 五月的狂欢	裘 堂 (418)
后记	(421)

出了象牙之塔

吴冠中

1935年前后，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最宁静的时期，学生学习认真。教室里无人喧闹，只听得木炭条在纸上“嚓嚓”的作画声。竞争是激烈的，谁也不肯缺课。下午无业务课时教室锁门，倒是常有学生跳窗户偷着进去作画。下午课程少，我们低年级学生便都出门画水彩写生：苏堤垂柳、断桥残雪、接天莲叶、平湖秋月……浓妆淡抹的西湖令人陶醉。傍晚，各人将自己的作品装入玻璃框，宿舍里每天有新作观摩。每当看到别人出了好作品，我便感到受到刺激，其间夹杂着激动、妒忌与兴奋，盼望明天的到来，盼望明天自己的作品是最出色的。林风眠校长、林文铮教务长、教授们如吴大羽、刘开渠、蔡威廉、雷圭元等老师几乎青一色都是留法的，从授课方式和教学观点的角度看，当时的杭州艺专近乎是法国美术院校的中国分校。王子云老师返国前，就是学校的驻欧代表。校图书馆里画册及期刊也是法国的最多，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我们早就爱上了这些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西方现代美术大师。学校里教法文，但认真学的学生太少了，招生时本来就不够重视文化课，有些学生连中文都不很通，对外文更害怕，见了法文老师黄纪兴先生都躲着走。黄先生教学是很严厉的。我们看画册看图不识字，不求甚解，学人家的气派，不易辨感情的真伪。当时的课程是前三年素描，后三年油画（指绘画系）。教师对西方现代艺术采取开放态度，但在教室里的基本

功方面，要求还是十分严格的。当年的同学们今天分散在国内外，都已是花甲之人，回忆学艺之始，评析教学中的功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能提出较客观的意见。每天上午的业务课都是西洋画，每周只有两个下午学中国画。虽然潘天寿老师的艺术和人品深为同学们敬佩，但认真学的人还是少，认为西洋画重要，中国画次要，因为中国画课时少，又基本从临摹入手，所以爱好的少数同学便在晚间画中国画，背着舍监（宿舍管理员）自己偷偷换个大灯泡。潘老师偏重于讲石涛、石谿、八大……构图、格调、意境……倒也正是西方现代出色的艺术家们所追求和探索的方面，但当时同学们学得浅、窄、偏，自然还谈不上融会贯通。

正当学校将筹备建校10年大庆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宁静的艺苑里掀起了抗日宣传运动。连本来从不重视宣传画的老师教授们也动手画大幅宣传画了，而且都是用油彩画在布上的。我记得李超士老师画的是一个人正在撕毁日旗，题名“日旗休矣”，方干民老师画一个穿木屐的日本人被赶下大海，吴大羽老师画一只血染的巨手，题款为：“我们的国防不在北方的山岗，不在东方的海疆，不在……而在我们的血手上。”战争形势变化很快，杭州危急，1937年的冬季，学校不得不仓皇辞别哈同花园旧址，全校师生乘木船逃避到诸暨县的乡下去。诸暨也不是久留之地，师生便又迁向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天师府去……遍地烽火，哪里还能重建失去了的象牙之塔！？

那时候，不少同学不再跟学校逃难，而直接去参加抗战工作了。我们依附着学校的，也只能各自找火车或汽车的门路，到江西贵溪县报到，然后步行百来华里去龙虎山。三三两两，前前后后，自由组合，步行到龙虎山。我和朱德群、柳维和等数人到得较早。龙虎山里的“嗣汉天师府”相当宏伟，还不很破旧，看来可容纳我们学校，只是桌椅板凳都缺，我们只好睡地铺。也算是避乱中的桃花源吧。但又如何进行教学呢？正当我们爬上张天师

的炼丹亭等处参观并寻找好的写生角度时，途中有师生遭到了盗匪的袭击，学校于是改变定点龙虎山的计划，决定先回贵溪县集中，住在贵溪的天主堂里。家乡已沦陷的战区学生，断了经济来源，大都连伙食费也交不起了，我曾和彦涵及朱德群在天主堂的门洞角落里同锅煮稀饭塞肚子。

乘车、坐船、步行，鹰潭、长沙、常德，最后学校定居湖南沅陵老鸦溪。这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从北平流落到南方，教育部下令两校在沅陵合并，改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取消两校的校长，由林风眠、赵太侔（原北平艺专校长）及常书鸿3人任校务委员会，庞薰琹、李有行、王临乙、王曼硕等许多老师就是那次从北平来的。北平和杭州早都沦陷了，南北两校的师生跋涉来到沅江之滨，未能同舟共济，反而大闹起学潮来。不久，教育部任命滕固来任校长，林风眠和赵太侔相继离开了学校。学潮平息后我们又如饥似渴地开始学习。学校已盖起木板教室，教室里依旧画裸体。一路奔波，沿途也组织了宣传队，画过抗日宣传画，但思想深处并不以为那些也是艺术，如今有了木板画室，便又权作象牙之塔。虽然心里还是认为只有画人体才是艺术的基本功，但生活的波涛毕竟在袭击被逐出了天堂的师生们，他们跌入了灾难的人群中，和百姓同尝流离颠沛之苦，发觉劳动者的“臭”和“丑”中含蕴着真正的美。大家开始爱画生活速写，在生活中写生，赶集的人群，急流中的舟子，终年背筐的妇女，古老的滨江县城，密密麻麻的木船……桅樯如林，缆索缠绵，帆影起落……挑、抬、扛、呼喊、啼哭……浓郁的生活气息包围着我们，启示了我们新的审美观。在杭州时顶多只能画画校内小小动物园里的猴子和山鸡，那“春水船如天上坐”的西子湖实在太平淡了！同时出现了新风尚：湖南土产蓝印花布被裁成女同学的旗袍、书包，确乎显得比杭州都锦生的织锦更美！

虽然僻处湘西，仍常有日本飞机来袭的警报，一有警报，便

停课，大家要分散到山坳里躲藏。事实上日机一次也没来投过炸弹。我利用警报停课的时间躲在图书馆里临摹《南画大成》，请求管理员将我锁在里面，他自己出去躲藏。那时制度不严，他善意地同意了。我今天还感激他的通融，让我临完了许多长卷。就在警报声中我锁在图书馆里临古画的时期，罗工柳、彦涵等不少同学纷纷离开了学校，据说是出外谋生，直至解放后才知他们是去了延安。留在学校的我们，破衣烂衫，依靠教育部每月5元的“战区学生贷金”生活。

敌人步步紧逼，长沙大火，沅陵又不能偏安了，学校决定搬迁昆明。搬迁计划分两步走，先到贵阳集中，再赴昆明。靠一位好心的医生给我找了不化钱的车（当时叫“带黄鱼”），我省下了学校发给的旅费，用以买画具材料。到贵阳又住进一个天主堂，几人合用一张小学生的课桌，于是有人偏重练习书法，有人专门出外画速写。速写，那是离开杭州后才重视的宝贵武器。董希文画速写最勤奋，卢是练书法最有恒心。我们遇上了惨绝人寰的贵阳大轰炸。每遇空袭警报，我们便出城画速写，那一天我爬到黔灵山上作画，眼看着一群日本飞机低飞投弹，弹如一阵黑色的冰雹，满城起火，一片火海。我丢开画具，凝视被死神魔掌覆盖了整个山城，也难辨大街小巷和我们所住的天主堂的位置。等到近傍晚解除警报，我穿过烟雾迷漫的街道回去，看到到处是尸体，还有大腿挂在歪斜的木柱子上，皮肉焦黄，露着骨头。我鼓着最大的勇气从尸丛中冲出去，想尽快回到天主堂宿舍。但愈往前烟愈浓，火愈旺，烤得我有些受不了，前后已无行人，只剩我一人了，才发觉市区道路已根本通不过，有的地方余弹着火后还在爆炸，我急急忙忙退回原路，从城外绕道回到了天主堂。天主堂偏处城边，未遭炸，师生无一罹难，只住在市区旅店的常书鸿等老师的行李被炸毁一空，庆幸人身无恙。

大轰炸促使学校更迫切地迁住昆明。作出迁移决定后，有几

位勇敢的同学，如李霖灿（今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和夏明等，他们决心徒步进入云南。他们步了徐霞客的后尘，也可说是艺术宫里青年学生深入生活的先锋。我曾收到李霖灿沿途寄给我的明信片，叙述各地风土人情，并配有钢笔插图。就是他明信片上速写的玉龙雪山使我向往玉龙数十年。1978年我终于到达了玉龙雪山，在丽江提起李霖灿，有些老人还记得他。他当年深入少数民族，长期苦心钻研纳西族文字，著书立说，后来以少数民族文字专家的身份进入了中央研究院。

学校迁昆明后，在市里借了个小学开课，因是当时唯一的一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内许多有名望的艺术家都曾先后来校任教，许多在地方艺术学校学习过的学生也来转学，于是画风就更多样，但水平也更不齐了。同时，由于招生考试放松，教学要求已不严，学生中有些人并不想认真学艺，只想借个栖身之处，混张文凭。那时有人在搞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进步的 and 反动的；有人学英文想当美军翻译；有人想当电影明星。谈恋爱之风盛行起来，对对双双形影不离，这在杭州时是绝对禁止的。尽管如此，仍不乏苦学苦钻的苦学生。有一位祁锡恩同学，学习解剖学苦无完善的教本和满意的教师，便自己土法编制，将从表层到深层的肌肉用多层图纸画出后制成活动解剖图，可一层层揭视，下的工夫惊人。这时候，滕固校长宣布，请来了傅雷先生当教务长，大家感到十分欣喜，因为都对傅雷很崇敬。傅雷先生从上海转道香港来到昆明，实在很不容易，他是下了决心来办好唯一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的吧！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对教师要甄别，不合格的要解聘；二是对学生要重新考试编级。当时教师多，学生杂，从某一角度看，也近乎战时收容所。但滕校长不能同意傅雷的主张，傅便又返回上海去了。师生中公开在传告傅雷离校的这一原由，我当时是学生，不能断言情况是否完全确切，但傅雷先生确实并未上任视事便回去了，大家觉得非常惋惜。

在昆明搞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义卖画展，展出部分师生的作品，用售票抽签得作品的办法，售款全部捐献抗日。空袭又频，学校迁到滇池边呈贡县的安江村上课。几个村庄里的数座大庙分别作了教室和宿舍。要在庙里画裸体，确曾费了不少努力。事过四十余年，一切都渐淡忘，前几年过昆明，我抽暇去安江村寻访旧时踪迹，才又忆起当年教学与生活的点滴。人生易老，40年老了人面，但大自然的容貌似乎没有变，只是人家添多了，吉普车能曲曲弯弯、颠颠簸簸地进入当年只有羊肠小道的安江村了。我仿佛回到了故乡，向父老们探问自己的家，很快就找到了地藏寺旧址。今日的粮仓，昔日的男生宿舍。安江村还有两家茶馆，一家就在街道旁，里面聚集着老年人，烟气茶香，谈笑风生。我和同去的姚钟华同志等进茶馆坐下，像是开展对抗战时期国立艺术学府在这个偏僻农村活动的外调工作。老年人都记得“国立艺专大学”，他们是当年情况的目击者，有人说：“我家曾留有一本常书鸿的书，里面有许多照片和图画。”“有一本书里画有老师和学生的像，有的像不画鼻子和眼睛（指一本毕业纪念册）。”“你们那个亚波罗商店……”我们惊讶了，从老农嘴中提到亚波罗，真有点新鲜，我也茫然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亚波罗商店不是卖包子、面条、花生米……吗？”我才回忆起当年有几个沦陷区同学，课余开个小食品店挣钱以补助学习费用。“你们见什么都画，我们上街打酱油，也被你们画下来了，还拿到展览会展览。”在佛庙里画裸体，这更是给老乡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记得画裸体时如何用炭盆生火，画一阵还让憩一憩，并说出了好几个模工的姓名，其中一位女模工李嫂还健在，可惜未能见到这位老太太，估计我也曾画过她，多想同她谈谈呵！“你们如不搬走，本计划在此盖新房，修公路了，战争形势一紧张，你们走得匆忙，留下好多大木箱，原本原本的书，还有猴子、老鹰（静物写生标本）……直到解放后还保存着一些。”我们问村